

民族县域旅游发展定量综合评价 ——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6个民族县域为例

李 瑞^{1,2}, 殷红梅³

(1.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贵阳 550001; 2. 凯里学院旅游与经济发展学院, 凯里 556000;
3. 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 贵阳 550001)

摘 要: 自我国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取得了质的飞跃。通过检索研究文献发现, 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已成为国内旅游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稳定方向。然而实践表明: 基于区域微观尺度的民族县域旅游发展优劣是衡量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尺之一, 因此对民族县域旅游发展进行科学评价, 才能有的放矢地为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制定出适宜策略。本文构建了民族县域旅游发展的资源—经济—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因子分析法和系统聚类分析法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6个民族县域旅游发展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优势发展县域凯里(市)综合评价得分最高为1.510, 显示出其作为黔东南州首府旅游发展及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基础优势; 极核发展县域雷山、镇远、施秉、黎平、从江和榕江旅游发展速度较快, 逐渐成长为黔东南州旅游发展的核心民族县域; 均衡发展县域锦屏、台江、剑河、黄平、麻江和丹寨发展潜力较大; 滞后发展县域岑巩、三穗和天柱发展较为缓慢。上述结果揭示了民族县域旅游发展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特点和规律, 为民族县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 键 词: 民族县域; 旅游发展; 综合评价; 定量; 黔东南州

1 引言

自1999年我国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民族地区旅游业已成为带动其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检索相关研究文献发现: 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已成为国内旅游理论界研究一个稳定方向; 其中大多数研究文献以定性研究为主,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产业发展对策^[1-3]、发展模式^[4-7]、影响与感知^[8-11]、资源开发与保护^[12-19]等方面; 而定量研究文献缺乏, 研究视角仅关注民族旅游资源定量评价^[20]、民族旅游村寨民居建筑变化^[21]等方面。本文认为, 广义的民族县域是指少数民族常住人口数占全县常住总人口数的10%以上的县域; 狭义的民族县域是指少数民族自治州所辖县域和少数民族自治县域的总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实践也表明, 民族县域是民族地区产生和发展各种旅游现象和关系的重要空间载体。因此基于区域微观尺度的民族县域旅游

发展优劣是衡量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尺之一。至今国内缺乏这一视角的研究文献。本文通过构建民族县域旅游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科学定量分析方法对典型民族县域旅游发展进行实证分析, 为民族县域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2 综合评价过程

2.1 评价区域选取

本文选取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6个民族县域进行实证分析。该州位于贵州省东南部, 介于107°17'20"~109°35'24"E和25°19'20"~27°31'40"N之间, 总面积3.03万km²; 全州共辖1个县级市(首府凯里市)和15个民族县(黄平县、施秉县、三穗县、镇远县、岑巩县、天柱县、锦屏县、剑河县、台江县、黎平县、榕江县、从江县、雷山县、麻江县和丹寨县, 图1)。苗、侗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人口总数的

收稿日期: 2010-01; 修订日期: 2010-07.

基金项目: 贵州省优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长基金项目(黔省专合字[2006]26号); 贵州省人文社会科学基地研究项目(08JD018); 贵州师范大学研究生专项创新基金(研[2010]12号)。

作者简介: 李瑞(1984-), 男, 四川南充人, 硕士研究生, 助教, 主要从事民族区域旅游发展评价、民族村寨旅游研究。

E-mail: liruiznu2008@163.com

通讯作者: 殷红梅(1966-), 女, 四川渠县人, 硕士生导师, 教授, 副院长, 主要从事区域旅游规划与开发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E-mail: yinhm_2004@126.com

81.87%;全州拥有30处世界级民族旅游村寨、多处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农业旅游示范区(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生态博物馆等;被WTO和世界乡土文化保护基金会分别评为世界十大“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旅游目的地首选地和全球18个原生态文化保护区之一。2009年全州旅游总收入达到61.2亿元,分别占全州GDP总值和全省旅游业总值的22%和12%^[22];同年,州政府提出将黔东南州打造成“原生态民族文化世界旅游目的地”发展战略。因此,本文对全州16个民族县域进行科学评价,其研究结果对民族县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参考价值。

2.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在民族县域旅游发展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旅游发展之路,更要考虑外部经济文化环境强态势与民族县域旅游发展本真性之间的矛盾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应遵循以下原则:①旅游发展理论与民族县域发展实际相结合原则。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时既要注重旅游发展理论指导,更要总结民族县域内部旅游发展的实际变化,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构建出合理、普适的评价指标体系。②科学简明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必须真实地反映被评价县域的发展现状与潜力;同时指标设计既不互相重叠也不遗漏信息。③可量化与可操作性原则。可量化要求定量指标直接赋值量化,定性指标间接赋值量化;可操作性则要求指标体系以现实统计数据为基础并易于获取和分析计算。④公众与旅游专家结合参与原则。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少数指标难以直接定量化,必须对游客、当地居民和旅游专家进行问卷调查或访谈确定。

2.2.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在上述4项原则指导下借鉴我国区域旅游发展评价特别是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评价的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23-32],结合民族县域旅游发展实践表现出的民族区域旅游发展共性与民族县域旅游发展个性有机统一的重要特性(前者表现在不同尺度的民族区域旅游发展与资源、经济和环境等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后者表现在民族县域尺度下旅游发展的微观个性表征)基础上,构建民族县域旅游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A)。该指标体系中系统层共3类,包括资源子系统(B₁)、经济子系统

(B₂)和环境子系统(B₃)。其中,资源是民族县域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16项指标(C₁~C₁₆)对民族县域的旅游资源品质进行科学评价,反映出民族县域的旅游资源条件和素质等;经济是民族县域旅游发展的重要支撑,24项指标(C₁₇~C₄₀)对民族县域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价,反映出民族县域的旅游供给与需求、旅游投资与盈亏和旅游人力的支撑力度和发展潜力等;环境是民族县域旅游发展的重要保障,25项指标(C₄₁~C₆₅)对民族县域的旅游支持保障环境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价,反映出民族县域的旅游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环境发展现状等。指标层共含65项指标(表1)。

2.3 评价方法运用

2.3.1 评价方法

由于民族县域旅游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涉及指标较多,本文首先将评价指标体系中资源、经济和环境3类子系统的对应指标通过SPSS17.0统计软件^[33]中因子分析法(FA)进行降维处理。因子分析法是研究如何以最少信息丢失把众多的观测变量浓缩为少数几个因子,并使因子具有较强的可解释性;同时,针对评价指标体系各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一方面可以起到变量精炼与分类的作用,从而可以解决分析性评价指标初步选取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因子得分系数矩阵(Component Score Coefficient Matrix)确定评价体系中Ⅱ级指标的权重,借助累计方差贡献率确定Ⅰ级指标的权重,借助标准差和均值确定系统层的权重。因此,通过因子分析法计算出评价区域内民族县域在上述3类评价子系统综合得分,并结合上述得分标准差比值加权计算出评价区域内民族县域旅游发展的综合评价得分(公式(1)-(5));同时运用上述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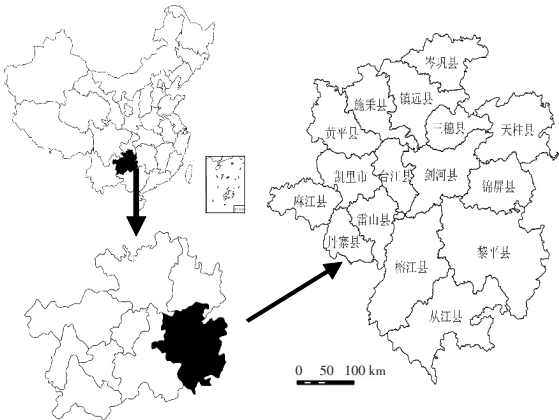


图1 评价区域示意图

Fig.1 The diagram of evaluated areas

软件中系统聚类分析法(HCA),计算民族县域各评价指标标准化数据的欧氏平方距离(Squared Euclidean Distance),采用组平均法对其进行分类,为民族县域旅游发展聚类提供参考依据。

$$V_{ik} = \sum_{j=1}^n c_j x_{ij}' \quad (i, j, k, n=1, 2, 3, \cdots) \quad (1)$$

$$V_i = \sum_{k=1}^m p_k V_{ik} \quad (i, k, n=1, 2, 3, \cdots) \quad (2)$$

$$S_d = \sqrt{\frac{\sum_{i=1}^m \left(V_i - \frac{\sum_{i=1}^m V_i}{m} \right)^2}{m}} \quad (d, i, m=1, 2, 3, \cdots) \quad (3)$$

$$W_d = S_d / \sum_{i=1}^3 S_d \quad (d=1, 2, 3, \cdots) \quad (4)$$

$$U_i = \sum W_d V_i \quad (d, i=1, 2, 3, \cdots) \quad (5)$$

式中： c_j 为每一子系统中第 j 项指标正交旋转后的因子得分系数(Ⅱ级指标权重值)； x_{ij}' 为每一子系统中第 i 个民族县域第 j 项指标原始数据极差标准化值^①； V_{ik} 为每一子系统中第 i 个民族县域的第 k 个主因子上综合评价得分； p_k 为每一子系统中第 k 个主因子贡献率(Ⅰ级指标权重值)； S_d 为每一子系统中第 i 个民族县域综合评价得分； W_d 为3类子系

统中第 i 个民族县域综合评价得分标准差； W_i 为第 i 个民族县域综合评价得分权重值； U_i 为第 i 个民族县域综合评价得分。

2.3.2 数据说明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直接赋值量化的61项指标数据来源于《2009年黔东南州统计年鉴》、《贵州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中国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贵州省和黔东南州及其16个民族县域人民政府和旅游局官方网站、黔东南州各旅游区(点)管委会提供数据等,并将获取数据采用直接赋值量化或间接单位换算进行处理;另外4项指标数据(C57、C58、C59、C61)来源于凯里学院2008级旅游管理本科专业学生于2009年10月1-7日分赴黔东南州16个民族县域县城和旅游区(点)调查获取,并将获取数据采用百分比换算进行处理。

2.4 评价过程分析

2.4.1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度检验

通过在SPSS 17.0统计软件中对黔东南州16个民族县域的资源、经济和环境3类子系统指标原始变量分别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得到的输出结果(表2)发现:3类子系统指标原始数值KMO度量值分别为0.878、0.896、0.863;在Bartlett球度检验中近似卡方值分别为893.873、916.015、

表1 民族县域旅游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Tab.1 The index system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counties

目标层	系统层	指标层
民族 县域 旅游 发展 综合 评价 指 标 体 系 A	资源 子 系统 B ₁	C ₁ :世界自然遗产/个; C ₂ :世界文化遗产/个; C ₃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C ₄ :国家级和省级(自治区级; 直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C ₅ :国家级和省级(自治区级; 直辖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个; C ₆ :国家级和省级(自治区级; 直辖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个; C ₇ :国家级和省级(自治区级; 直辖市)生态博物馆/个; C ₈ :国家级和省级(自治区级; 直辖市)风景名胜区/个; C ₉ :国家级和省级(自治区级; 直辖市)自然保护区/个; C ₁₀ :国家级和省级(自治区级; 直辖市)森林公园/个; C ₁₁ :世界级; 国家级和省级(自治区级; 直辖市)地质公园/个; C ₁₂ :国家级和省级(自治区级; 直辖市)农业旅游示范区(点)/个; C ₁₃ :省(自治区; 直辖市)星级乡村旅游区/个; C ₁₄ :特色民族旅游村寨/个; C ₁₅ A:级以上旅游景区/个; C ₁₆ :年重要少数民族节日/个
	经济 子 系统 B ₂	C ₁₇ :星级饭店数/个; C ₁₈ :星级饭店床位数/个; C ₁₉ :旅行社数/个; C ₂₀ :星级农家乐接待点数/个; C ₂₁ :民族歌舞表演场所数/个; C ₂₂ :民族手工艺品制作加工点数/个; C ₂₃ :民族特色饮食制作加工点数/个; C ₂₄ :游客人均停留天数/天; C ₂₅ :国内游客人数/万人次; C ₂₆ :港澳台游客人数/万人次; C ₂₇ :海外游客人数/万人次; C ₂₈ :海外游客客源地数/个; C ₂₉ :人均旅游纯收入/元; C ₃₀ :人均旅游纯收入与人均GDP比值; C ₃₁ :旅游纯收入增长速率与客源总数增长速率比值; C ₃₂ :人均农家乐纯收入占人均纯旅游纯收入比重%; C ₃₃ :政府旅游发展专项基金数/亿元; C ₃₄ :政府对旅游投入与对农业投入的比值; C ₃₅ :政府对旅游投入与对工业投入的比值; C ₃₆ :旅游企业税收占当地总税收比重%; C ₃₇ :旅游职业学校在校生人数/人; C ₃₈ :旅游直接从业人数/人; C ₃₉ :旅游直接从业人数占当地总人口数比重%; C ₄₀ :持导游证人数/人
	环境 子 系统 B ₃	C ₄₁ :人均水资源量(m ³ /人); C ₄₂ :年均森林覆盖变化率/%; C ₄₃ :工业污染物处理率/%; C ₄₄ :年均气温/℃; C ₄₅ :通讯信号覆盖率/%; C ₄₆ :人均邮电业务总量/元; C ₄₇ :铁路路网密度(km/km ²); C ₄₈ :等级公路路网密度(km/km ²); C ₄₉ :民用机场数/个; C ₅₀ :旅游区(点)停车场平均数/个; C ₅₁ :总旅客周转量/万人次; C ₅₂ :医院(卫生院)数/个; C ₅₃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张; C ₅₄ :旅游区(点)中英文解说标识牌平均数/个; C ₅₅ :旅游区(点)厕所平均数/个; C ₅₆ :旅游区(点)安全救援设施平均覆盖率(个/m ²); C ₅₇ :居民日常生活穿本民族服装频率/%; C ₅₈ :本民族使用自己语言文字频率/%; C ₅₉ :当地居民对旅游者“较好”态度比率/%; C ₆₀ :旅游区(点)日均接待人数占旅游区(点)总人口数比重%; C ₆₁ :游客旅游参与率/%; C ₆₂ :旅游区(点)管理机构平均数/个; C ₆₃ :旅游业相关法律文件数量/个; C ₆₄ :旅游投诉率/%; C ₆₅ :Google 搜索(“县名+旅游”)网页数/万篇

注:表中指标层的环境子系统部分带*号指标均为负向指标。

① 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民族县域65项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中:正向指标采用公式 $x_{ij}' = (x_{ij} - \min x_j) / (\max x_j - \min x_j)$ 进行处理;负向指标采用公式 $x_{ij}' = (\max x_j - x_{ij}) / (\max x_j - \min x_j)$ 进行处理;式中: x_{ij} 为第 i 个民族县域的第 j 项指标原始数据; $\max x_j$ 、 $\min x_j$ 分别为第 j 项原始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908.671,自由度分别为75、97、88,显著性概率均为0.000。根据Kaiser给出的度量标准,上述3类子系统指标原有变量非常适合作因子分析。

2.4.2 民族县域旅游资源发展综合评价分析

将该类16项指标原始数据标准化后采用统计软件中因子分析法提取公因子,经旋转后获取前6个因子特征根分别为4.103、2.719、2.576、2.304、1.704、1.013均大于1;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分别为25.643%、16.991%、16.098%、14.398%、11.275%、3.648%,累计方差达88.053%,能够解释全部信息的88%;同时在I级指标的第一公因子F₁、第二公因子F₂、第三公因子F₃、第四公因子F₄、第五公因子F₅、第六公因子F₆上分别有5项、4项、2项、2项、1项、2项II级指标占有较大载荷,分别反映了民族县域乡村旅游资源、遗产旅游资源、人文历史旅游资源、景区旅游资源、节日旅游资源和生态旅游资源发展情况(表3)。经上述分析出16项II级指标在6个I级指标(主因子)上的因子得分系数及方差贡献率,应用本文评价方法中公式(1)和(2),计算黔东南州民族县域旅游资源发展的6个类型评价得分和综合评价得分(图2)。从评价结果发现:①黎平、榕江、雷山、从江和凯里(市)拥有大量的特色民族旅游村寨,在乡村旅游资源发展评价中得分较高均在

2.005以上;②黎平拥有多项世界级、国家级和省级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遗产旅游资源发展评价中得分最高为2.922;③黎平、锦屏、雷山和镇远在人文历史旅游资源发展中评价得分较高均在0.760

表2 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表
Tab.2 The tests of KMO and Bartlett

检验参数	资源子系统	经济子系统	环境子系统
取样足够度的Kaiser-Meyer-Olkin 度量	0.878	0.896	0.863
近似卡方	893.873	916.015	908.671
Bartlett 球 自由度	75	97	88
形度检验 显著性	0.000	0.000	0.000

数据来源: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中Factor模块对上述原始数据按差标准化后的处理数据进行运算获取。(下同)

表3 黔东南州民族县域旅游资源因子正交旋转后的负载矩阵
Tab.3 The structure matrix of factors of attractions on minority counties after ortho-rotation in the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Southeast Guizhou (APSG)

I 级指标	II 级指标	公因子载荷						II级指标得分系数
		F ₁	F ₂	F ₃	F ₄	F ₅	F ₆	
F ₁ 乡村旅游资源	C ₇	0.886	-0.034	0.329	0.183	-0.117	-0.061	0.523
	C ₁₂	0.855	-0.100	0.132	0.133	-0.275	0.380	0.517
	C ₁₀	0.827	0.038	-0.036	0.228	-0.254	0.213	0.501
	C ₁₃	0.818	0.309	-0.073	0.137	0.289	0.148	0.349
	C ₁₄	0.649	0.031	0.447	0.481	-0.104	0.024	0.318
F ₂ 遗产旅游资源	C ₂	0.059	0.937	-0.021	-0.072	-0.036	-0.097	0.452
	C ₁	0.162	0.735	0.403	0.127	-0.371	0.083	0.249
	C ₃	-0.281	0.726	0.275	0.506	0.166	0.059	0.212
	C ₄	0.039	0.709	-0.019	0.084	0.058	-0.047	0.119
F ₃ 人文历史旅游资源	C ₅	0.302	0.030	0.795	-0.242	-0.155	0.069	0.283
	C ₆	-0.052	0.591	0.660	0.146	0.096	0.096	0.125
	C ₁₅	0.159	0.187	0.076	0.794	0.212	0.021	0.243
F ₄ 景区旅游资源	C ₈	-0.043	0.479	0.043	0.583	0.366	-0.032	0.031
	C ₁₆	0.153	0.391	0.580	0.044	0.672	0.233	0.087
F ₅ 节日旅游资源	C ₉	0.213	-0.043	-0.176	-0.054	-0.013	0.865	0.092
F ₆ 生态旅游资源	C ₁₁	0.095	-0.136	0.283	-0.092	0.287	0.802	0.081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含Kaiser正态化的最大方差旋转,旋转收敛于7个迭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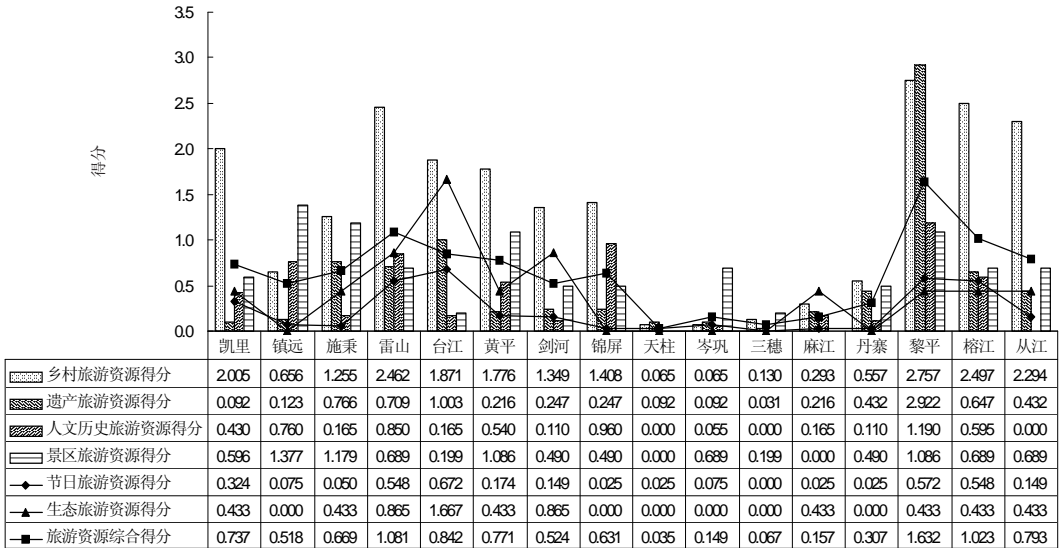


图2 黔东南州民族县域旅游资源发展评价得分

Fig.2 The scores of development evaluation of attractions for the minority counties in the APSG

以上,主因在拥有大量国家级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以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④镇远、施秉、黎平和黄平拥有多处国家级和省级旅游景区,特别是A级以上旅游景区分布密集,因此景区旅游资源发展评价得分较高均在1.086以上;⑤台江、黎平、雷山和榕江的少数民族节日旅游资源丰富;⑥台江、剑河和雷山在生态旅游资源发展评价方面得分较高均在0.865以上。在综合评价方面,黎平、雷山和榕江位列前3位;丹寨、麻江和岑巩旅游资源发展评价得分较低,三穗和天柱得分最低;其他民族县域得分差距不大,旅游资源发展水平良好。

2.4.3 民族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分析

同上,将该类24项指标原始数据标准化值旋转后获取前5个因子的特征根分别为11.241、4.499、2.524、1.846、1.497均大于1;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分别为46.837%、18.744%、10.517%、7.694%、6.237%,累计方差达90.030%,能够解释全部信息量的90%;同时在I级指标的第一公因子F₁、第二公因子F₂、第三公因子F₃、第四公因子F₄、第五公因子F₅上分别有7项、5项、4项、4项、4项II级指标占有较大载荷,分别反映了民族县域旅游供给能力、旅游需求水平、旅游盈亏水平、旅游投资能力和旅

游人力保障发展情况(表4)。同上所述,计算黔东南州民族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的5个类型评价得分和综合评价得分(图3)。从评价结果分析可知:①在民族县域旅游供给能力、需求水平、盈利水平和投资能力方面,凯里(市)优势明显,雷山、黎平紧随其后,岑巩、三穗和天柱明显不足,其他民族县域比较均衡;②从民族县域旅游人力保障方面看,凯里(市)和黎平位列前2位评价得分均在2.019以上,三穗和

表4 黔东南州民族县域旅游经济因子正交旋转后的负载矩阵
Tab.4 The structure matrix of factors of tourism economics in the minority counties after ortho-rotation in the APSG

I 级指标	II 级指标	公因子载荷					II 级指标得分系数
		F ₁	F ₂	F ₃	F ₄	F ₅	
F ₁ 旅游供给能力	C ₁₉	0.916	0.255	0.144	0.126	0.072	0.599
	C ₁₇	0.873	-0.001	0.234	-0.034	0.213	0.562
	C ₂₀	0.855	0.237	0.279	-0.020	-0.199	0.531
	C ₁₈	0.753	0.116	0.142	0.471	0.206	0.439
	C ₂₃	0.725	-0.144	0.223	0.242	0.023	0.412
	C ₂₂	0.652	0.402	-0.019	0.297	0.268	0.363
	C ₂₁	0.633	0.626	0.218	0.273	0.017	0.329
F ₂ 旅游需求水平	C ₂₅	0.103	0.959	0.165	0.173	0.043	0.401
	C ₂₆	0.259	0.868	0.291	0.069	0.088	0.317
	C ₂₇	-0.058	0.810	0.335	0.410	0.072	0.246
	C ₂₄	0.339	0.746	0.372	0.278	0.136	0.195
	C ₂₈	0.345	0.728	0.397	0.284	0.294	0.161
	C ₂₉	0.067	0.013	0.976	-0.081	0.022	0.211
	C ₃₀	0.175	0.067	0.939	-0.021	0.054	0.197
F ₃ 旅游盈亏水平	C ₃₂	-0.176	0.007	0.932	0.217	0.032	0.195
	C ₃₁	-0.008	0.061	0.784	0.379	0.180	0.072
	C ₃₁	0.193	0.063	0.346	0.900	0.074	0.119
F ₄ 旅游投资能力	C ₃₃	0.088	0.361	0.303	0.856	0.126	0.089
	C ₃₆	0.299	-0.142	0.364	0.793	0.256	0.077
	C ₃₅	0.208	0.033	0.275	0.684	0.610	0.033
	C ₃₈	0.146	0.047	-0.032	-0.009	0.980	0.127
F ₅ 旅游人力保障	C ₃₉	0.185	0.055	0.012	-0.045	0.970	0.124
	C ₃₇	0.234	0.354	0.114	-0.251	0.820	0.083
	C ₄₀	-0.200	0.156	0.298	0.423	0.743	0.057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含 Kaiser 正态化的最大方差旋转,旋转收敛于8个迭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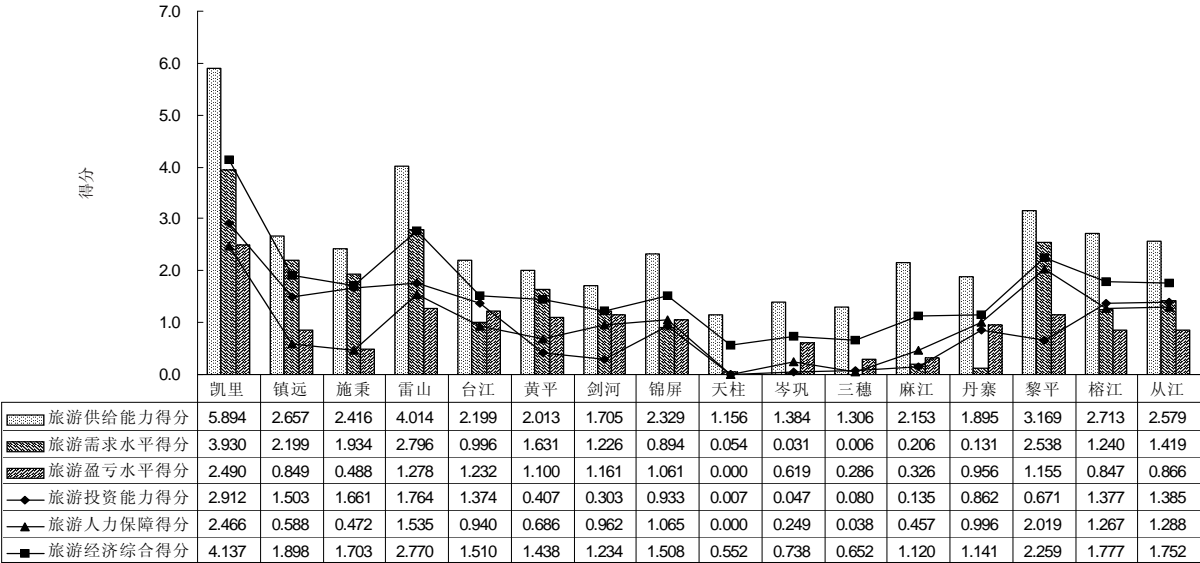


图3 黔东南州民族县域旅游经济发展评价得分

Fig.3 The scores of development evaluation of tourism economics for the minority counties in the APSG

天柱相对滞后评价得分均低于0.038,在其他民族县域中雷山、从江、榕江和锦屏比较突出。通过评价结果分析发现,凯里(市)作为黔东南州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依其首府优势旅游经济发展优势明显,综合评价得分为4.137;雷山、黎平紧随其后,岑巩、三穗和天柱得分最低均在0.738以下,其他民族县域旅游经济综合评价得分差距不大。

2.4.4 民族县域旅游环境发展综合评价分析

同上将该类25项指标原始数据标
准化值的方差最大化旋转后获取前4
个因子的特征根,分别为8.967、8.852、
2.176、1.727均大于1;各因子方差贡献
率分别为35.869%、35.408%、8.703%、
6.910%,累计方差达86.890%,能够解
释全部信息量的近87%;同时在I级指
标的第一公因子F₁、第二公因子F₂、第
三公因子F₃、第四公因子F₄上分别有5
项、7项、8项、5项II级指标占有较大载
荷,分别反映民族县域旅游交通环境、
旅游管理环境、旅游基础保障与生态
环境、旅游社会环境发展情况(表5)。
同上所述,计算黔东南州民族县域旅
游环境发展的4个类型评价得分和综
合评价得分(图4)。从评价结果分析可
知:①在旅游交通环境方面,凯里(市)
作为黔东南州铁路和等级公路的聚集
枢纽以及黎平支线机场投建使用使其
成为黔东南州2大游客集散中心地,旅

游交通环境优势明显得分较高均在1.537以上,镇
远、施秉和雷山紧随其后,在其他民族县域中麻江、
锦屏和黄平发展较好;②在旅游管理环境方面,凯
里(市)、黎平和镇远位列前3位评价得分均在2.062
以上,之后为雷山、榕江、施秉和从江,而岑巩、天柱
和三穗发展滞后评价得分均低于0.242,其他民族
县域发展比较均衡;③在基础保障与生态环境方
面,凯里(市)显示出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治

表5 黔东南州民族县域旅游环境因子正交旋转后的负载矩阵

Tab.5 The structure matrix of factors of tourism environment in minority counties after ortho-rotation in the APSG

I 级指标	II 级 指标	公因子载荷				II 级指标 得分系数
		F ₁	F ₂	F ₃	F ₄	
F ₁ 旅游交通 环境	C ₄₈	0.943	-0.136	0.286	-0.162	0.562
	C ₅₁	0.888	0.228	0.087	-0.056	0.509
	C ₅₀	0.815	0.145	0.056	-0.304	0.477
	C ₄₇	0.707	0.548	0.053	0.146	0.393
	C ₄₉	0.621	0.419	-0.085	-0.054	0.305
	C ₆₃	0.269	0.906	0.249	0.101	0.537
	C ₆₂	0.231	0.893	0.384	0.039	0.501
F ₂ 旅游管理 环境	C ₅₆	0.511	0.823	0.213	0.045	0.411
	C ₆₀	0.469	0.750	0.475	0.187	0.365
	C ₅₅	0.466	0.732	0.389	0.201	0.339
	C ₅₄	0.510	0.653	0.513	-0.023	0.249
	C ₆₄	0.528	0.600	0.348	-0.087	0.211
	C ₄₁	0.087	-0.032	0.969	0.029	0.341
	C ₄₂	-0.029	-0.059	0.947	0.099	0.337
F ₃ 旅游基础 保障 与生态环境	C ₄₄	0.375	-0.070	0.939	0.036	0.335
	C ₄₅	0.135	-0.188	0.929	0.021	0.329
	C ₄₆	0.564	0.057	0.774	0.234	0.206
	C ₅₂	-0.119	0.527	0.735	-0.088	0.189
	C ₅₃	0.583	0.122	0.688	0.104	0.157
	C ₄₃	0.395	0.057	0.605	-0.015	0.099
	C ₆₁	0.050	0.014	0.160	0.946	0.254
F ₄ 旅游社会 环境	C ₅₉	-0.238	-0.013	-0.144	0.923	0.228
	C ₆₅	-0.160	-0.131	-0.097	0.915	0.217
	C ₅₇	0.148	0.277	0.209	0.895	0.193
	C ₅₈	0.321	0.160	0.116	0.878	0.179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含 Kaiser 正态化的最大方差旋转,旋转收敛于6个
迭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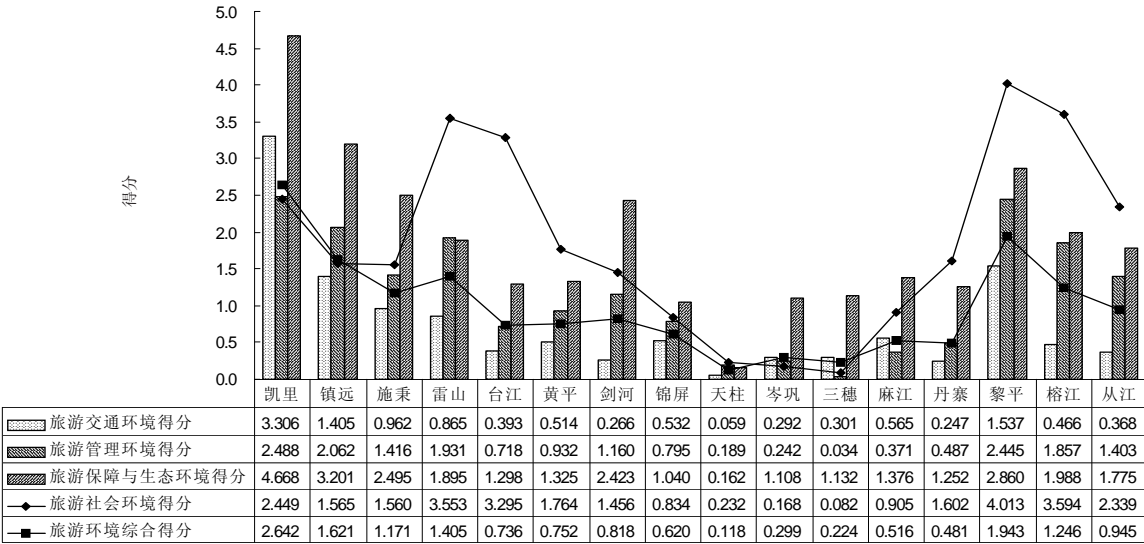


图4 黔东南州民族县域旅游环境发展评价得分

Fig.4 The scores from th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of tourism environment for the minority counties in the APSG

理方面的优势地位得分最高为4.668,天柱得分最低为0.162,在其他民族县域中镇远、黎平、施秉和剑河比较突出得分均在2.423以上;④在旅游社会环境方面,黎平、榕江、雷山、台江、凯里(市)和从江显示出在旅游知名度、游客参与度和民族文化旅游氛围营造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得分均在2.339以上。通过评价结果综合分析发现,在16个民族县域中凯里(市)、黎平旅游环境综合发展评价得分较高均在1.943以上,镇远、雷山、榕江、施秉紧随其后,岑巩、三穗和天柱评价得分最低均在0.299以下,其他民族县域评价得分差距不大。

2.4.5 民族县域旅游综合发展评价分析

通过将上述黔东南州16个民族县域分别在资源、经济和环境3类子系统中旅游发展评价后获取的综合得分值,按照评价方法中公式(3)~(5)计算民族县域旅游综合发展评价得分(图5)。从综合发展评价得分可知,凯里(市)综合评价得分最高为1.510,显示出其作为黔东南州首府旅游发展及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基础优势;岑巩、三穗和天柱这3个民族县域旅游发展较为缓慢综合评价得分均在0.043以下。

3 评价结果聚类分析

基于本文评价方法中系统聚类分析法,计算出黔东南州16个民族县域各评价指标标准化数据的欧氏平方距离(Squared Euclidean Distance),并运用组平均法对其进行分类。当类间距离取值为4.2

时,可将黔东南州16个民族县域划分为4个类型,即第Ⅰ类优势发展县域、第Ⅱ类极核发展县域、第Ⅲ类均衡发展县域和第Ⅳ类滞后发展县域(图6)。

(1) 第Ⅰ类优势发展县域——凯里(市)

凯里(市)为黔东南州首府所在地,全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重要交通枢纽,第五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县级市)。虽然凯里(市)区内高品位旅游资源不多,旅游产品主要是城郊“农家乐”特色民族村寨旅游为主,但凯里(市)在旅游基础设施和交通环境建设、旅游投资力度和企业规模发展、旅游民族文化环境营造、民族旅游本土性人才培养等方面优势明显,不仅成为全州最重要旅游集散中心地,更是全州旅游经济发展“发动机”,因此凯里(市)正是凭借其在全州旅游发展的核心地位,使其旅游发展综合水平遥遥领先。在今后发展中,凯里(市)应依托自身区位和经济优势,以发展民族节庆活动和整合城郊旅游村寨资源构建出凯里(市)民族城市旅游产品的旗舰品牌,使凯里(市)实现由旅游集散中心地向民族旅游目的地的质变。

(2) 第Ⅱ类极核发展县域——雷山、镇远、施秉和黎平、从江、榕江

这6个民族县域是近年来全州旅游发展的重点县域。雷山拥有大量高品位的特色旅游资源,为旅游发展奠定了高质量的资源基础;同时雷山距凯里(市)较近且交通畅通,加之全县等级公路路网密度较高,尤其是通往县域重要旅游区(点)均为省州级以上公路,为旅游发展提供了完善的交通条件;特别是近年来州政府将雷山作为全州民族文化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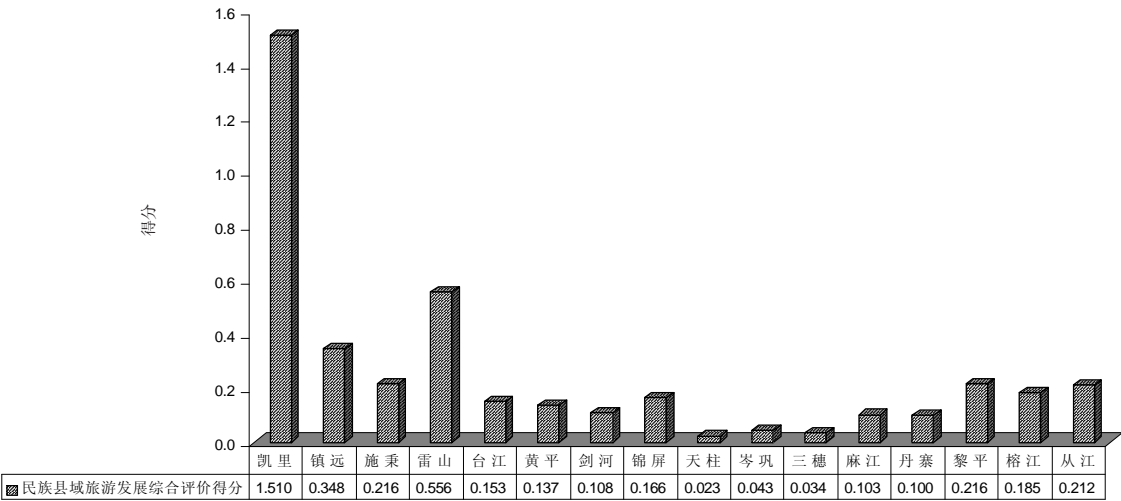


图5 黔东南州民族县域旅游综合发展评价得分

Fig.5 The scores from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valuation of tourism for the minority counties in the APSG

游经济增长极进行培育,使其旅游业市场化进程得到快速发展。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镇远和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地施秉依其优势资源的互补和旅游线路的畅通成为黔东南州舞阳河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旅游区中两大旅游经济增长极,并逐渐成为带动各旅游邻县共同发展的核心县域。黎平、从江和榕江是侗族居民聚集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风景名胜区和特色旅游村寨为主体的旅游资源禀赋优势,成为全州重要的海内外游客旅游目的地;近年来州政府将其作为重点旅游区优先发展,黎平支线机场的投建使用,贵广高速铁路和夏蓉高速公路的修建,极大改善了旅游区交通环境,为共同打造侗族文化原生态旅游区提供了坚实保障。

(3) 第Ⅲ类均衡发展县域——锦屏、台江、黄平、剑河、麻江和丹寨

这6个民族县域旅游发展存在以下共性:县域内外交通环境较好、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优良、政府和企业旅游投融资能力以及盈利水平中等、民族文化旅游氛围浓郁;但中高品位旅游资源缺乏且资源产品化和产品市场化能力不足。从区位交通环境和资源禀赋状况分析发现:凯里(市)雷山与台江剑河麻江丹寨之间、镇远施秉与黄平剑河之间、黎从榕旅游区与锦屏之间存在地理空间相邻性和资源禀赋互补性特点,可通过整合民族县域间特色旅游资源分别构建雷公山苗族文化生态旅游区、舞阳河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旅游区和侗族文化原生态旅游区,实现民族县域旅游发展的良性互动。

(4) 第Ⅳ类滞后发展县域——岑巩、三穗、天柱

这3个民族县域是全州旅游发展的弱势县域。通过分析“弱”果之因发现:这3者为黔东南州东部工业经济县域,但旅游交通环境发展缓慢,旅游基础保障和生态环境发展滞后,尤其是缺乏中高品位的旅游资源共同抑制了这3个民族县域旅游市场化的发展进程。因此,深入挖掘和合理开发潜在旅游资源、科学治理县域旅游生态环境、积极完善旅游基础保障和交通环境是这3个民族县域旅游发展面临的三大要务。

4 结论与讨论

(1) 近年来无论从社会效应还是经济规模等方面,民族地区旅游发展都取得了质的飞跃,特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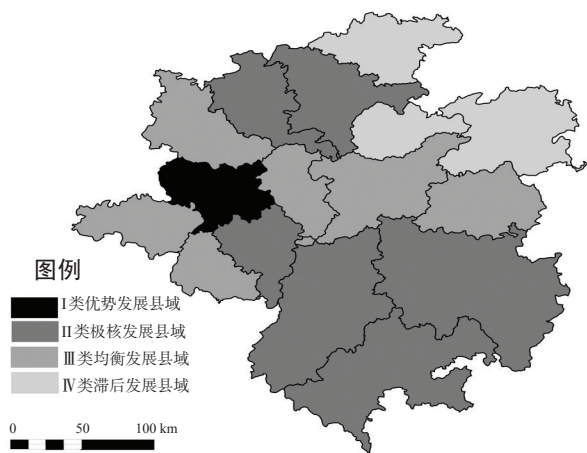


图6 黔东南州民族县域旅游发展空间聚类图

Fig.6 The map of spatial clustering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counties in the APSG

是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民族县域,旅游业的兴起带动了各县社会经济事业的全面进步。然而在旅游发展进程中必然会呈现出民族县域之间非均衡发展态势,因此需对各民族县域旅游发展进行科学评价,才能有的放矢地为民族县域旅游可持续发展制定出适宜策略。

(2) 本文通过借鉴我国区域旅游发展评价特别是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评价的研究成果,结合民族县域旅游发展实践表现出的民族区域旅游发展共性与民族县域旅游发展个性有机统一的重要特性,构建了民族县域旅游发展资源-经济-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6个民族县域为典型实证对象,且在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的Factor模块(因子分析法)过程中将构建地评价指标体系3个子系统共65项Ⅱ级指标降维成了6个、5个、4个综合和独立的Ⅰ级指标(主因子),其累计贡献率分别达到88.053%、90.030%和86.890%,各Ⅰ级指标(主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清楚地反映出了民族县域在旅游资源、经济、环境和综合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和特点。

(3)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中Cluster模块进行系统聚类分析,提出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6个民族县域的4种民族县域旅游发展类型包括优势发展县域(凯里市)、极核发展县域(雷山、镇远、施秉、黎平、从江和榕江)、均衡发展县域(锦屏、台江、黄平、剑河、麻江和丹寨)和滞后发展县域(岑巩、三穗和天柱),进一步揭示了民族县域旅游发展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特点和规律,为民族县域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4) 虽然本文的研究结果比较理想,但仅仅选取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6个民族县域为案例地

进行了实证定量分析;该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仍需在今后的实践研究中进一步检验和探讨。

参考文献

- [1] 符太浩, 陈光跃. 试论民族旅游的行业特征及其社会价值. 旅游科学, 2002(3): 20-23.
- [2] 吕君, 陈田, 刘丽梅. 区域旅游发展的生态安全系统分析: 以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2008, 27(2): 80-88.
- [3] 尹贻梅, 鲁明勇. 民族地区旅游业与创意产业耦合发展研究: 以张家界为例. 旅游学刊, 2009, 24(3): 42-48.
- [4] 余青, 吴必虎. 生态博物馆: 一种民族文化持续旅游发展模式. 人文地理, 2001, 16(6): 40-43.
- [5] 张华明, 滕健.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CCTV模式: 以西双版纳“中缅第一寨”勐景来为例. 广西民族研究, 2006(3): 197-203.
- [6] 陆军. 实景主义: 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创新模式: 以桂林阳朔“锦绣漓江·刘三姐歌圩”为例. 旅游学刊, 2006, 21(3): 37-43.
- [7] 徐柯健. 大香格里拉地区旅游开发模式比较分析. 地理科学进展, 2008, 27(3): 134-140.
- [8] 李志飞. 少数民族山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 以柴埠溪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旅游学刊, 2006, 21(2): 21-25.
- [9] 芦天玲. 社区居民对九寨沟民族歌舞表演的真实性认知. 旅游学刊, 2007, 22(10): 89-94.
- [10] 高燕, 凌常荣. 旅游者对黑衣壮民族文化的真实性感知差异与满意度. 旅游学刊, 2007, 22(11): 78-84.
- [11] 姚娟, 陈飙, 田世政. 少数民族地区游客乡村旅游质量感知研究: 以新疆昌吉州杜氏农庄为例. 旅游学刊, 2008, 23(11): 75-81.
- [12] 陶伟, 刘锋, 刘家明. 宁夏回族民俗旅游资源开发研究. 地理科学进展, 1999, 18(3): 279-284.
- [13] 郭颖. 试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以泸沽湖地区为例. 旅游学刊, 2001, 16(3): 68-71.
- [14] 刘晖. “摩梭人文化保护区”质疑: 论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旅游学刊, 2001, 16(5): 27-30.
- [15] 丁健, 彭华. 民族旅游开发的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地理, 2002, 22(1): 101-105.
- [16] 王亚力. 论民族交界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的特点、形成及开发: 以湘西凤凰为例. 经济地理, 2002, 22(4): 492-496.
- [17] 石惠春, 程国栋. 宁夏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战略研究. 经济地理, 2003, 23(3): 419-422.
- [18] 金颖若. 集市旅游: 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新途径. 经济地理, 2003, 23(5): 717-720.
- [19] 江晓云. 少数民族村寨生态旅游开发研究: 以临桂东宅江瑶寨为例. 经济地理, 2004, 24(4): 566-567.
- [20] 熊辉, 彭重华, 朱明. 湘西侗族村寨旅游资源评价及可持续发展对策. 湖南林业科技, 2007, 34(1): 44-46.
- [21] 吴忠军, 周密. 壮族旅游村寨干栏式民居建筑变化定量研究: 以龙胜平安壮寨为例. 旅游论坛, 2008, 1(3): 451-457.
- [22] 李飞跃. 2009年黔东南州政府工作报告. 2008-09-1 [2009-11-15]. <http://www.qdn.gov.cn/cms/cms/website/qiandongnan/jsp/page.jsp/channelId=417&infoId=2008025496>.
- [23] 温碧燕, 梁明珠. 基于因素分析的区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模型研究. 旅游学刊, 2007, 22(2): 18-22.
- [24] 吕玉婷, 陈晓键. 关于陕西省旅游业竞争力的分析与思考.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7, 21(9): 98-101.
- [25] 董锁成, 李雪. 城市群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与测度方法探讨. 旅游学刊, 2009, 24(2): 30-36.
- [26] 丁蕾, 吴小根. 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 经济地理, 2006, 26(3): 511-515.
- [27] 王良健. 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及评价方法研究. 旅游学刊, 2001, 16(1): 67-70.
- [28] 唐善茂, 张瑞梅. 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思路探讨. 桂林工学院学报, 2006, 26(1): 143-147.
- [29] 王昕, 高彦淳. 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实证研究. 经济问题探索, 2008(1): 137-140.
- [30] 黄萍. 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实证研究. 中华文化论坛, 2006(4): 115-119.
- [31] 田里. 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研究: 以云南大理、丽江、西双版纳为例. 旅游科学, 2007, 21(3): 44-51.
- [32] 冯学钢, 王晓云. 西南民族旅游目的地发展潜力研究. 旅游论坛, 2009, 2(1): 62-67.
- [33] 薛薇. SPSS统计分析方法及应用: 2版.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9: 302-349.

The Quantitativel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Counties: Taking 16 Minority Counties of the Miao and Dong minorities'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Southeast Guizhou as an Example

LI Rui^{1,2}, YIN Hongmei³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 Environmental Scienc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 & Economic Development, Kaili College, Kaili 556000, China;

3.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 Cul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 Tourism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areas has achieved a qualitative leap in west China since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west China. The authors also discovered that the research literatures about tourism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areas had become a stable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theories in China. However, the practic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areas in China indicated that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roles for weighing the tour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areas of western China. Therefore, evaluation should be conducted scientifically of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various minority counties, and the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in various minority areas should be formulated with clear goals. This article established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county tourism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regions of wester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it used factor analysis (FA) and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analysis (HCA) to analyze quantitatively and evaluate comprehensively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of 16 minority counties in the Miao and Dong minorities'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southeast Guizhou.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overall evaluation score for the county with a developed tourism (Kaili) was 1.510. Counties with better tourism (Leishan, Zhenyuan, Shibing, Liping, Congjiang and Rongjiang) developed comparatively quickly and gradually grew up as the core tourism counties. Counties with moderately developed tourism (Jinping, Taijiang, Jianhe, Huangping, Majiang and Danzhai) had a large development potential. Counties with undeveloped tourism (Cengong, Sansui and Tianzhu) developed comparatively slowly. Above conclusions revealed the characteristic and regular patter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countie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conference foundations on tour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counties..

Key words: minority county; tourism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quantitatively;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Southeast Guizhou

本文引用格式:

李瑞, 殷红梅. 民族县域旅游发展定量综合评价. 地理科学进展, 2010, 29(10): 1263-1272.